



# 义结东山社 诗吟不老情

## 《东山韵语》序

○凌泽欣

《东山韵语》集结了东山诗社陈明志、孙鹏、周筠光、姜先惠、沈元国、涂禹伦、张安云、李旭东、孔凡义、石一翔、刘爱英等十一位诗人五年来的诗词作品共三百余首。按体裁来分，古体、今体、词、曲具备。按内容来分，歌颂党、赞美祖国、吟唱时代、采风写景、个人抒怀、诗友酬和齐全。题材广泛，异彩纷呈，令人感喟。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锵锵之声：“飞越七十二道湾，长征首胜大娄山。西风清烈马嘶叫，壮士冲锋箭满弦。一战打通生死线，三军听命点兵坛。残阳如血苍松翠，遥祭心香花作环。”(孔凡义七律《谒长征首捷地娄山关》)“驱车若尔盖，飞云似木棉。羊群镶绿毯，草地映蓝天。牧马毡房美，炊烟奶酪甜。红原革命路，世代永相传。”(孔凡义五律《若尔盖的秋天》)“半世功名尘与土，一肩风雨苦和甜。都从纪念徽章里，证我忠诚一党员。”(陈明志七律《荣获在党五十年纪念章感怀》)字里行间，颂我党之事业，爱我党之自豪，跃然我之纸上，我心我言，我写我诗。

沈元国三绝句的《春分听雨》“昨夜春分雨洗尘，东风窗外乱撩人。吵吵蕉叶通宵响，帘卷相思未成。”触景生情，有感有寄，有古人笔意。《无题》“人生来去一场空，利禄朝来暮去中。世事浮名皆是梦，不如闲作钓鱼翁。”淡泊名利，立意高远，得诗家风韵。“平生空度烟云渺，无尽秋风吹叶老。莫笑他人白发疏，转身两鬓染如草。”感慨无限，转合有致，见诗道妙悟。石一翔的五律《乡愁》“云绕鱼山立，登高思倍长。孝亲添愧作，游子起悲凉。酒薄虽堪醉，愁浓何处藏。寸心怀故里，稻谷可飘香？”把一个客寓他乡的游子乡愁诉之切切，揪人肺腑！刘爱英的五律《四十五周岁咏怀》“浮生如戏，杯酒笑红尘。自品书中趣，谁痴梦里春。心情守旧日，思想故难新。不惑增岁月，悠然自在身。”以超然之心看尘事，以女儿之心言“情趣”，言其趣在于书而不在“春”，颈联联而志，尾联夸己之所适和己之所得。直抒胸臆，主旨鲜明，真实地表示了女诗人高洁的情怀，正合了《随园诗话》“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之说，亦见了正经作诗之道。七律《除夕日记》“父母端来香腊肉，侄儿拿定蜜酥糖。红包笑得笑声朗，除夕团圆酒溢香。”不仅紧扣主题，而且把团圆情景写得活灵活现，闻声见人，这就是好诗。村支书出身，善用白描手法写乡村故事的张安云的绝句诗《老农说事》“我真遇上好年华，入股分红钱有花。大女屋头开网店，么儿组伙跑邻家。”《新年新事》“新年遇上智多星，数据扶贫到我村。网店开张生意旺，不愁无市卖山珍。”

《惊蛰故事》“腊肉煎葱蒜，春烧开半坛。哥们谁不醉，醉了好耕田。”《访友有答》“全面小康路，措施精到户。三权作股资，老屋开瓜铺。”《寄临江诸兄》“回味当年乐，弟兄同举觞。众人一席，肉少菜多香。”《早春赏花》“昨夜无风雨，今晨红满坡。桃花原上望，人比落花多。”乡土气息甚浓，效范成大之笔意写今日之田家，何乐而不为。悼亡诗最难下笔，而李旭东、姜先惠对袁隆平之悼却可借一谈。李旭东的七绝《悼袁隆平院士》“水稻之父离世间，恰如地陷米粮川。国人悲痛悼贤士，世有饥荒谁解难。”好一个“地陷米粮川”，将袁院士离世之震惊陡然突兀于读者眼前，使你不得不悲。起笔自然，承接浑然，转合亦问亦答，紧扣主题，大得绝句之道。姜先惠的七绝《悼袁隆平二首》“巨星陨落坠长空，悲感苍天细雨霖。但愿人间无饿殍，饱餐之际哭袁公。”以祈愿和自我省之笔哀悼之情，诗法妥贴。(其二)“辛劳一世为谁忙？为饱苍生谷满仓。愿续人间禾下梦，天堂开遍稻花香。”转哀笔为祈愿，宕开一笔结尾，甚是难得。陈明志的七绝《乡村小景》“又遇亲家忙逸烟，稻花香里说丰年。明天斗酒新街去，顺问收粮啥价钱。”《踏春小景》“踏春不为赏妖娆，野菜粗疏细细挑。犹记当年酸苦味，而今却用降三高。”用语朴实，构思准确，若非亲历者，哪得此好诗。

《东山诗韵》词曲篇什亦不在少数。人有“诗庄、词媚、曲俗”之说，集中词曲得其要领。孙鹏的【探桑子·桑榆乐】“楼头几个疏狂子，且赏清江，且议苏黄，且把新词逗夕阳。心儿不老人难老，爱了花香，弃了忧伤，亏了流光说短长。”【行香子·读书】“几树花间，一盂茶边。绿窗斜倚话清闲。银须漫捋，幸动心弦；为青莲诗，红楼梦，白鹿原。”说够了晚晴之娱，迟暮之欢。陈明志的【忆秦娥·么哥百日祭】“榕荫阁，楼空人去情未薄。情未薄。诗书犹在，音容犹昨。天堂你人文星座，东山你造文风绰。文风绰，诗情浩荡，星光闪烁。”道足了追思之念，诗友之情。【中吕·一半儿·登山】“喜登山顶纵远眺，山川村落天尽头。心旷神怡情难收。放歌喉，一半儿雅唱一半儿吼。”【中吕·一半儿·山景摄影】“万壑千山云雾中，青峰峻岭各不同。举起相机揽奇雄。技希松，一半儿清朗一半儿阿。”快乐无涯，别有山趣，见野游采风之乐。【中吕·一半儿·分秋】“炎消暑退渐秋深，枫叶初红山犹青。夏秋交换有谁凭？撰溪清，一半儿温热一半儿冷。”【中吕·山坡羊·避暑】“渝州火炉，三伏难渡，离家避暑人无数。千里途，半天顾，黔北凉都好去处。风清气爽宜人住。食，牵带素；行，花引路。”则记下了他乡避暑之时髦，留待后人一笑。周筠光的【中吕·山坡

羊·诗会】“炎暑消退，秋菊献媚。巴濮别院金兰会。叙衷情，共举杯，三樽佳酿诗联对。但愿此景永相随。你，诗有味；我，心陶醉。”以别致的口味尝别致的诗味。【中吕·山坡羊·中秋月】“糍粑香甜，中秋月圆。举杯邀月星光灿。有情缘，共婵娟，笑颜常见歌声伴。但愿人间平安安。男，爱无边；女，美若仙。”美好的心愿，美好的诗意，美好的享受。孔凡义的【喝火令·甲居藏寨避暑】“岭下清河浅，崖边小径深。小风柔软洗纤尘，山外暑天难禁，藏寨爽如春。朗月白江水，群峰抱树林。漫行田间敞胸襟。且喜长宵，且喜夜深沉，且喜雅居安静。最是享良辰”将个异乡风情，尽揽已诗之中。

我在赏读词、曲时，未及核对词牌和曲谱，我估计集中大多数词曲俱不合律。填词谱曲必须靠谱而为，今时说这个词人实不在不在，就是用“靠谱”“不靠谱”来比喻，这个典故就是这样得来的。词、曲用韵高于诗，用声却难于诗。词、曲的“平仄”声调有“平分阴阳，仄用三声”的讲究。不可妄为，妄为则有难唱之出口，词曲是拿来唱的，失之格调，则唱不出口。所以，我倡导初习诗词的朋友，先诗后词。

由于合川当代诗吟历时尚短，要让所有的诗笔尽入人意，实无可能。十年前，合川诗会勉强识诗者不过三五。当然格律非诗之首要，但也是诗之必要。今时合川诗者于诗律之知虽已愈百，但于诗法之要，却仍需同志努力。《东山诗韵》老干体、少干体亦见之不怪。标语加标题、口号加口号、格律加格律之弊端屡见不鲜。新韵与旧韵混押的现象也甚为普遍。选词随意，失律凑律、以律害意、凑韵凑意、用词不当、用语不切，缺乏“一诗千改始心安”的推敲精神、拘泥于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固执于“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浮躁心态都是今后习诗中要注意克服的问题。

《东山诗韵》编辑诗作是从东山诗友微信诗刊中选集的。诗社微刊创办以来，竟达九十六期，三千五百余首。集此册时，虽一简再简，也有三百余首之富。诗友们的学习创作热情之高，可以想象，真堪赞许。

合川清代张乃孚、刘泰三诸贤的诗篇，在当时已呈空前启后之势。清代之后，诗吟断代，几近百年。文峰之望，文风之振，有待我辈不懈努力。期望五年后的东山续韵，更拓境界，别开生面。

为书做序难，为诗书做序，难之又难。纵然殚精竭虑，难免挂一漏万。插笔之际，心有余悸，万望东山诗友海涵并予赐正。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六日(初伏)章于合川欣园

壬寅小暑时节，天气异常炎热，气温天天超40度，且持续十天以上。东山诗社的诗友们对于诗词的热情也毫不逊色，他们不啻大热的天气，催着我为《东山韵语》发声。谁受得了诗友们这般的热情？谁叫天老爷也这般的热情？于是，我趁着避暑的时光，在绿茶和空调的陪伴下，翻开了这册令人愉悦的《东山韵语》，用我的诗心来倾听他们深情的吟哦。

五年前，我还兼任着合川区诗词学会会长。彼时，我将会员以居住地划分诗社活动。以涪江为界，会员们大致以南城诗社和北城诗社划分归队，另有部分会员划归机关诗社和老年诗社活动。不知为何原因，以此为伍的诗词活动开展总是不如人意。开会多，缺席多，诗说少，诗作少。后来，中央出台了关于社团改革“去行政化”的意见，让人茅塞顿开，我便一气撤去了以行政区划为伍的几个诗社。这一撤，东山诗社得以脱颖而出，应运而生。

于是有人大声呼道：“东山欠我一杯酒，我欠东山一首诗。”(姜先惠七律)还有一些因为久受压抑而得到释放的、询诗问路的、老有所乐的、舒畅畅快的歌声脱口而出：“远上东山山有坪，坪上风光爽心情。秋风不老常青树，硕果红映半天云。”(陈明志七古《东山坪写意》)“义结东山社，诗吟不老情。休言迟暮客，聊发少年声。”(孙鹏五律《寄韵东山》)“绕车荒径陡，入耳鸟音清。岭出岚烟落，客来贤主迎。才游花果苑，又食柚乡橙。莫道山高远，陶然诗里行。”(涂禹伦五律《辛丑相约东山》)

五年过去了，东山诗社以他们的实践证明证明了社团活动“去行政化”的正确性。行政化时，活动难，采风少，花费大，作品不多。自愿结社反而增添了活动的兴趣，既减少了会费的开支，又增加了诗词的学习和创作热情。自觉自愿参加的活动比“行政命令”参加的活动更为主动，更加活跃，更见成效。

我们手中的《东山韵语》便是些情投意合、自愿组合起来的诗人们种出来的甜果果实。



# 东渡老街的下午

○李俊焜

炉火中捧出一日三餐饭菜的香。长大，就走向了离别。像进市前，必须撕去的那层残损葱衣，葱衣上沾染的泥土气息，蚂蚁行迹，划拉下去就成了一堆皱干回忆。

## (一)

闭眼，回想，东渡老街。第一个出现的事物是，瓦。灰色，不均匀的灰。常年暴露在日晒雨淋的位置，灰色会逐渐泛白。掉落在地上的瓦块，我捡过，把玩过。钝，有点厚度，参差的颗粒感。街前的平房都是瓦块铺盖的，一列挨着一列，周周正正。幼时的某个午后，我闯入三楼天台，阳光明亮，老街蜷在阴影里休憩。我跳进光里，蹦着喊着用力驱赶出灵魂的困顿，左边触目可及大片大片的瓦，一块一块叠着，一列一列紧着，连向尽头的云。瓦，像天一样，洁净的迷人。

坐在屋檐口看瓦，也看雨。雨水会顺着瓦沟流下，支棱着在空中形成一条条透明的长线，均等的，晶莹的。每当东渡街的雨天，拿根矮凳坐在木门旁，从早到黑呆望着，没有目的。不在意地时光就让木门生出几道褶皱，鼓起的黄漆斑驳，像干柴似的壁虎攀着。雨，击打着地面，碎开。溅起、坠落，让我想起了玻璃花瓶、瓷碗、鸡蛋，一些脆弱的事物破碎，给人若干的惆怅感。

没有人。这一个静谧的午后。没有狗。那条爱吠，爱撩人的狗。我总是要避着它走。重逢。以瓦房的残缺，以木质梁的腐朽，比青石板凹处更低了。得多久，东渡老街，连称呼都有了岁月？忆着，想着，散碎的。像雪花，像春的絮柳。想认真写上老街的美。在疏离老街的十三年里，我常常路过，以一种旧事里的旁观者的目光，带着只字片语，路过。路过，去向四面八方。我的心喋喋，像滚锅的水，片刻不停。而老街在柴火声里，沉寂。

东渡完小的搬迁最先带走了老街的大半热闹。彼时，它的正大门与外公家距离就三个门面的长短，上下课的铃声清晰可听。到了正午，校门大开，大孩子小孩子就呼啦啦的一窝蜂出来，四散回家。都是居住在这附近四村八社的孩子，跑出这条街，家也不远了。下午课前，男娃子是来得最早的，在完小周边随便一个阴凉地，三五个凑在一起打弹珠、扇烟牌。遇到自家长辈路过瞧见，免不了得几句训斥，心欠欠的散去。说来，滚铁环、踢毽子就被包容得多。好玩的长辈还会主动和小辈们比试，你让我半圈，我多让你踢五个的讲起条件来，最后输赢怎么会重要，是快乐的过程让人难忘。

## (二)

老街老街，说到底叫这一声的人老去给你强加上了颓然的气息。



春来草生，燕过城门的呢喃掉落，它们口口相传东渡场的繁华热闹，东渡人的醇厚质朴。途径城门洞赶路的人千千万万，从木船到轮渡，走出石碑上雕刻的字，走进竹条编织的菜篮，每一声疲累叹息都因城门的清凉被抚愈，每一次依恋的回望都因城门洞的存在而温暖。

很长一段时期，东渡大桥还没修建前，轮渡往返于渠江两岸。城门洞就是东渡人的起点站，亦是终点站。

此刻，城门洞幽寂。没有船只再停靠在江滩修缮，敲击出兵乓的交响。在轮渡消失后，野草的高度就无人问津。通向岸边的石梯路还在，比记忆中的窄了，短了。风过竹林，沙沙的，地上的光影它晃了起来。岸边延绵的草地被水埋葬，炊火熏过的石头也一同在水底浅说过话。

老街，是你又不是你。老街，你你还是你，一根立在渠江边的石桩子，坚定有力。

许多次，我坐上钓鱼城号，船驶出的一刻，就盼着它快些从东渡码头路过。我好透过那交错的树影，用久违的再见问候城门洞，轻声道几句平常。

今日真实的站立在石板铺就的老街。第一遍是缓慢的行走，看爬山虎覆上谁家的高墙，左冲右突；看露台衣物随风摆动，晾衣绳颤悠悠的晃；看到了点上扛锄头的背影搭着闲话，陆续去往地里劳作。第二遍是用轻快的步伐试探。第三遍，如果这里有一场大雨降临，我将更自在的喊出想念，肆意奔跑。老街老街，你散发了丁香的气息，在这样一个重逢的下午。珍重，再见。

## 草木吟(组诗节选)

○胡中华  
红籽

我陡峭的想象，在云中爬山，在诗里登高。今天，我要去土墙村的红籽坪看红籽，去盯住那些小粒小粒的凝固着的火焰……

几株红籽树，高高地站在山腰，站在瘠薄的坡地，站在霜雪里，像我祖辈之上的祖辈。他们的身躯长出闪电的枝桠，浑身沧桑注满几个世纪的风，把自己的须发，吹得白了又白……

这个红色的下午，我坐在红籽树下，手持一小枝红籽仔细凝视，红籽里的阳光红籽里的月光，红籽里的反光想象着我怎么能在这偏僻的地方对着红籽效仿……

苦蒿

你是在土墙村最早认识的事物。那些病痛的童年，那些蜜色的黄昏，我与你，相逢于旷野山坡。那时，风中充满清新的苦涩和蝴蝶的翅膀。

你是我和小猫生活的胃。我请你全株入药，等你单枝入诗。你在药中清热解疴，你在诗里驱风止痛，你用八朵两性花释去我十年孤独。

我常用青蒿泡水饮。你浸出的苦味，让我品出苦苦的记忆，读懂药性的词语。半生归来，苦蒿，我再次靠近你感觉指尖，长出了几片苦蒿的叶子……

酸咪草

童年，我就被你酸起。那味道在舌尖，叫酸咪咪的甜。长大后，你的酸偶尔从齿缝沁出，其中有母亲一生的酸楚。回忆像飞鸟，含着山楂果掠过头顶，叫声坠落，滴滴酸涩……我希望不断看到酸咪草，让我的童年反复回来。我要在你的叶片写上诗歌的露珠，让你的根须把酸咪草抓牢，一定不会像闪电轻易松开！

## 梦圆机缘 情逐师范

○曾伟

梦随师范  
那一刻的阳光  
锁住了  
憧憬的相见  
懵懂的青春  
相撞于  
琴房的指弦

光阴流转  
老庙的深歌  
留不住  
挥手的继续  
执手的泪眼  
消融于  
鎏金的香殿

时空变迁  
时间，淘汰了虚情  
岁月，褪色了情怀  
记不清  
豪言壮语的奔放  
却留下  
谆谆教诲的三箭  
忘记了  
浮想联翩的浪漫  
却记住  
哆来咪发的清婉

巧合机缘  
派斯，代替了师范  
封尘了记忆  
扰乱了缠绵  
辗转，移步新苑  
进修、电大、社区、师范  
同生于新城花滩  
追逐着期盼  
重逢于梦圆  
虽已是时过境迁  
却并非沧海桑田  
启航  
进修与师范  
描画  
新的答卷

